

蒲公英

從酷暑想起



這幾天真的熱得讓人喘不過氣來，本來我以為手機視頻上是在搏點擊，是在博取眾取寵，這幾天要不是自己承受熱浪的衝擊，還不以為然呢！

記得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整整十年，我在千島之國的極南端那富有拉丁色彩的花的城市渡過，那裡的氣溫是常年炎熱，也許地近赤道使然，可是一到傍晚，太陽西下，熱浪也有所收斂，一到晚上晚風習習的吹，幾乎沒見到空調設備，除了比較高級一點的電影院才有空調。那時候人們都是襯衫長褲，不見有人穿夾克，常年不見熱帶颶風光顧，雨水充沛，永遠也見不到旱澇，草木茂盛，鮮花爭妍鬥麗，家家戶戶陽台上都種上了鮮花，花的城市這美名，不翼而走。

海灘離我們住的地方只有一箭之遙，戲水弄潮，不用帶替換的方服，乾的衣服走去，在海裡戲水後，就穿著浸過海水的那身衣服回家。

我還記得，小時候可以頂著個大太陽站在貨車上一站就是一個下午，熱是熱了點，記憶所及毛頭小子還是受得，與太陽比耐力。

人一上了年紀，總是從一些小事就想起小時候的一些往事。

說實在的，這幾天真是熱得讓人受不了，也許是老人不耐熱，就好像家鄉的一句老話：「驚風忌日畏烏陰」。

有不少朋友還在商場努力拚搏，又有不少朋友永遠地離開我們騎鶴西去。世紀大瘟疫已過去將近四年了，記得四年前我是第

一批感染新冠的病人，在國家衛生部門，新冠患者我是列入二百名以內，希望我能應了那句「大病不死必有後福」那句老話。

那次，在醫院住了十二天，在那十二個日日夜夜裡，到今天回憶起來還心有餘悸。

大瘟疫已過了四年，我也退休了四年。

退休後的日子，一日一日的飛快的過去，除了讀書，塗塗寫寫。

與老伴到商場去散步，日子就這樣飛快的過去了。

躲在空調書房裡，耳邊聽著老舊的空調機唱著千篇一律，並不悅耳的「音樂」，手握著筆，寫著窗外的氣溫應該是駭人的高，單調的生活，也只能寫出單調的嘵嘵子雜文。

陪我的還有滿斗室的書籍，還可以進入梁羽生，金庸，古龍的武俠世界。

大熱天，躲在書房裡，寫不出嘵嘵子的文章，可以進入梁羽生的武俠世界裡，每天都唸著梁羽生的作品，我有一套三十四部的作品集，根據香港報紙上副刊介紹，梁羽生武俠小說全集是三十五部，還差一部就是梁羽生武俠小說集全集了。就是不知道那部叫什麼書名。

退休後，我很少看電視，有人說整天對著個電視機會患上老人癡呆症，手機我也不像別人一樣，整天抱著瀏覽，我只稍為讀一下，也不喜歡在手機上發表言論，何況我腦袋空空是沒什麼偉論可以發表的。

打開窗戶，把手伸出窗外，真的很熱，很熱。

2024年4月29日

老油條

讀邱仁士《我的中國夢》（一）



《我的中國夢》是一本記載邱仁士博士其一生為中國和菲律賓所作出許多有益工作的事蹟。書中收藏著八十年來許許多多珍貴照片，其中描劃出他童年的一場夢，少年如是一幅憧憬的畫，青年時書寫著一首夢幻的詩，壯年時猶如一部挑逗的小說，中年時是一篇經驗歷練的散文，老年時是一盞人生閃爍的哲學。邱博士從他年青時代一直走到年老的歲月，始終堅守在那努力幹好菲中友好關係的崗位上。默默為祖籍國做出了許多鮮為人知無私的奉獻與犧牲。由書中展現出的照片和文章記述說明了，邱仁士所接觸菲中的政治人物是如此的廣闊，可以算是當今華社領袖僅存的一位稀珍人物之一……

書中一篇題為「識時務者為俊傑」致送給台灣當時正在當政的馬英九，這篇文章讀後令我感慨萬千，中華民族的完全統一就只握在那些當權者「對與錯」、「是與非」和「戰與和」的一念之差，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和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鬥爭害慘了中華兒女骨肉分離數十年，紛紛擾擾的國共鬥爭延續到今天還沒有找到一個句號的終結……作為一位嫁到海外娘家女兒，禁不住要問，我們還要再耐等多少年，才能見到娘家的父母完全合一的日子？

在「識時務者為俊傑」那篇文章中提到兩次國共難得的合作。

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在1924-1927年。當時，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在廣東已開闢了一塊革命根據地，也有一支武裝力量堅決反帝反封建。可是孫中山有感於自己革命力量來支持。

同時中共也認識到要推翻帝國主義和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僅僅是依靠工人階級的力量是不夠的，黨應該採取積極的步驟聯合

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工人階級和其他民主力量的統一陣線。在這種情況下，兩黨一拍即合。孫中山提出共產黨員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國民黨在共產黨員的幫助下，

組織廣大了，黨員增加，工農運動發展，黃埔軍校建立，很快組織了掀開討伐北伐戰爭的帷幕，正式推翻了北洋軍閥的統治……

第二次：國共合作是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入侵華北，中國人民有淪為亡國奴的危險，國共兩黨的矛盾逐漸下降為次要矛盾。在大敵當前，各黨各派意識到必須團結起來共同抗擊外敵，才能挽救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發生了西安事變成為革命戰爭走向抗日民族革命戰的轉折點，也是國共兩黨重新聯合的新起點。第二次國共合作是一個極其鬆散的聯合，儘管如此，國共團結，共同抗日，建立起一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抗日戰爭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保證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在抗日戰爭的後期1944-1945年，中國共產黨向蔣介石的國民黨提出堅持長期合作下去，抗戰勝利後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蔣介石拒絕了共產黨的建議，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曾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毛澤東親自到了重慶談判，並簽了《雙十協定》，以後又簽訂了《停戰協定》。但蔣介石在美國的支持下，高估了自己軍事的力量，迫不及待要打內戰，撕毀了所有國共協議，對共產黨發動了全國軍事剿共的進攻。中共被迫進行了三年艱苦鬥爭的解放戰爭，1949年中共解放了全中國，蔣介石在美國第七艦隊保護下敗逃台灣，而國共第二次合作從此徹底破裂……國共第三次合作？是否能實現解救兩岸統一不幸的宿命嗎？請看下期一分解……

（待續）

稿於2024年4月

陳萬傑

種族歧視



最近，關於種族主義和恐華症（對中國人的恐懼和偏見）的說法很多，主要與以下指控有關：加牙鄂省一所由修女開辦的大學一直在接受許多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為了簡單起見，我只使用「中國大陸」），這些留學生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被描述為可能的共產黨間諜，因為他們來自大陸。

菲律賓華裔民間領袖、在王城內的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以及菲華歷史博物館的洪玉華譴責這些指控是「種族主義」，並對其提出的時機表示懷疑，因為此時美國正試圖建立各種地區聯盟，所有這些聯盟都是針對一個敵人：中國大陸。

我同意洪女士的觀點，即菲律賓應該採取中立立場，而不是被美國用來對付中國，或者被中國用來對付美國。我們的地理位置使我們與一個超級大國結盟對抗另一個超級強國變得特別危險。有些人會說這是現實政治，處理全球政治的現實，但這是嗎？我們知道這些聯盟是如何變得如此脆弱和轉瞬即逝的。例如，今年11月的美國大選很可能會讓唐納德·特朗普重新掌權，他是一個戰爭狂，會毫不猶豫地利用菲律賓人作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炮灰，對中國發動戰爭。

讓我們回到中國留學生恐慌的話題上來。「種族主義」這個詞不太合適，因為「種族」是一個人為的類別。許多菲律賓人、台灣人和中國大陸南部的人實際上具有共同的基因，可以被描述為南島人（Austronesian），更多的是一個語言學術語，但有時也被用來指代共同的基因起源。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基於種族或國籍的歧視，使用模糊的術語「中國人」或「引叔/Intsik（菲語）」（一個貶義詞，指看起來像「中國」的人）。

問題是，人們所感知的種族取決於幾乎任意的標準，譬如外表（尤其是「眯眯眼/singkit（菲語）」眼睛、白皙的皮膚）或說一種聽起來不熟悉的語言（許多菲律賓人把日語和許多中國語言和方言中的一種混在一起）。

我們可以認為這是短暫而無害的，但我們忘記了菲律賓確實有著悠久的反華情緒歷史，可以追溯到西班牙殖民時期，當時馬尼拉發生了三起大規模屠殺華人的事件（編者按：應該是六次）。在最近的過去，我們看到有多少菲律賓人根本不在乎，在20世紀90年代，發生了一系列殘忍的綁架勒索

事件——1990年至1996年間發生了665起，而這些只是有報導的案件。其中包括徹底的殺害、強姦和酷刑。這些綁架不是隨機的：它們源於種族歧視和刻板印象：如果你看起來像「引叔」，你就會被視為有錢，適合綁架。

綁架事件有所減少，但菲律賓華人組織指出，這導致當地華人將子女送往國外，以及資本外逃，不僅是菲律賓華人，還有外國商人和一般投資。

我擔心，如果我們繼續當前的「中國間諜」恐慌，我們就會面臨「引叔」性滋擾的風險，目標是來自中國大陸、台灣、新加坡的任何人，以及當地菲律賓人因為身體特徵……甚至有單音節姓氏而被視為引叔。

我們幾十年來一直有外國學生；事實上，在二戰後的幾年裡，我們是外國學生最喜歡的目的地，因為我們對醫學、牙科、工程等專業有著很高的標準。

如今，來自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中國留學生主要是為了學習英語，但也有其他人申請其他本科和研究生課程。我最近遇到了一位正在教育系修讀的學生，最初我對她的選擇感到驚訝。

她解釋說，我們的教育學校更具創新性和「開放性」，這讓我想起了去中國的經歷，在那裡我確實看到了課堂的嚴格管理。有一次，一名學生因為向客座教授提出一個簡單的澄清問題而受到責罵。（猜測是誰？）

我們知道本國有些「學店」可能會為了輕鬆賺錢而暗準外國學生。如果政府要進行調查，那就聚焦於學校的標準和政策，而不是學生的國籍或種族。

讓我以一個鮮為人知的事實作為結束。您是否知道，在菲律賓，我們有醫學院專門為印度學生提供五年制MBBS（醫學學士）課程？畢業生可以在印度行醫，但不能在菲律賓行醫。

我們有好的（而且是低成本的）教育工作者。如果我們認同針對特定種族或民族的歧視性政策，我們將失去這一地位。

靜銘

悼李榮美文友

悼蘇劍虹文友

辛壘同耕六五年，華章十卷繼前賢。書生冷對千夫指，文曲星沉四月天。

辛壘同耕六十年，精通命理探虛玄。如虹劍氣沖霄漢，忽報文星墜九天。

蘇劍虹文友出生於書香世家，父親長期擔任計順省干禮拉惹華校校長。蘇君中學就讀於岷市華僑中學，課餘喜歡寫作與研究八字命理學，搜購了許多有關此類的書籍。

寫作方面，六十年代初便參加辛壘社，時有佳作發表於辛壘園地。

至於書寫流年八字，蘇君更是此中高手，尤其是推算幾歲紅鸞星動，以及從八字中測出適合從事何種行業，皆十分精準，令人嘆服。

蘇君還有一個外號：「中閻羅」！話說上世紀八十年中某星期天，辛壘社友應居住於羅那市林榮快先生的邀請，前往該市海灘旅遊。午餐後，我們坐在涼亭中間話文壇趣事，不覺扯到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和中神通，此時有人提議辛壘社也來個東鬼、西妖、南魔、北怪和中閻羅！此話一出，大家哄然叫好，於是找來白紙，撕成五張小片，放入盒中，一匡摸中西妖，我是南魔，榮快是北怪，劍虹兄是中閻羅。

當時我用南魔這筆名寫了三篇社會諷刺小說：一、吃人；二、吃人大會；三、閻羅相命；劍虹兄也寫了好幾篇。

輓聯：

劍氣如虹沖北斗

文星殞落墜南天

2024年5月1日

鄭亞鴻

這就是美國「民主的標誌」？



近日，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浪潮席捲了美國大學校園。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以及哈佛、耶魯等20多所知名大學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以表達對拜登政府在外交上偏袒以色列的不滿。據NBC新聞統計，自上周哥倫比亞大學發起抗議活動並建立營地以來，目前美國和加拿大已有40多所高校建起抗議營地。抗議活動甚至蔓延至法國等。

而在北京舉行的一場新聞發佈會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當被問及是否接受美國高校抗議者發出的信息時，他開始宣揚所謂「美式民主」，稱「在我們自己國家，我們的公民在任何時候表達他們的觀點、他們的關切、他們的憤怒，是我們民主的一個標誌。」

可是，在他的國家，美國政府卻命令警察進入大學校園驅散和逮捕和平抗議的學生。據路透社統計，過去一周，美國主要大學中有約550人因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議活動被捕，其中包括大學教授。還有警員用電擊槍反覆電擊被捕者。美國眾議院議長約翰遜警告要出動國民警衛隊。

得克薩斯州州長阿博特揚言要把所有抗議者「都關進監獄」。有學生和抗議者報

告，在俄亥俄州立大學和印第安納大學伯明頓分校的屋頂上還發現有「狙擊手」。諸多美國政客持續給這一系列抗議活動貼上「反猶」標籤，並聲稱活動中存在「外部煽動力量」，揚言要嚴懲學生和組織者。對此，就連《紐約時報》也不禁質問：「美國高校校園嚴控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動是否意味著言論自由的終結？」

記得2019年，在香港暴力示威者衝擊香港立法會大樓，損害立法會設施，使用有毒粉末和液體襲擊和圍毆警察，甚至咬斷警察的手指，用刀片刺傷警察時，當時的美國眾議長佩洛西將這種暴力行為形容為「一道美麗的風景線」。如今，面對自己國內的這道風景線，不知她如何形容？也許她認為學生只是和平抗議，沒有使用暴力，所以不美，警察使用暴力才美。

這些年，人們對美國的「民主」有了真正的認識。在美國，你可以罵拜登，可以罵特朗普，但不能罵猶太人，因為美國的真正權力掌握在猶太財團手裡，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會對這次學生的和平抗議活動嚴厲鎮壓的原因。

這就是布林肯宣揚的「美式民主」，而這次對學生和平抗議活動的暴力鎮壓，就是美國「民主的一個標誌」。

（2024年4月28日）

菲律賓商報 CHINESE COMMERCIAL NEWS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 YUYITUNG COMMUNICATIONS, INC. 創社社長：于以同烈士 社長兼總編輯：于慶文 營業部：227 Dasmarinas St., Binondo, Manila 電話：79606382 · 82411756 傳真：82411588 電郵地址：siongp@gmail.com 電子網頁：www.shangbao.com.ph member:UPMG GROUP